

从“伊”到“她”：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标记

张彩霞

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收稿日期：2026年3月23日；录用日期：2026年4月29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12日

摘要

先秦时期的指示代词“伊”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直到魏晋南北朝才逐渐发展成为第三人称代词，起初“伊”仅作为单纯的第三人称代词，保持着性别中性的特征，无论是男性、女性还是无生命的事物，皆可用其来指代。宋代“伊”字开始突破传统，转而指代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甚至用来指代女性第三人称。直到近代人们逐渐意识到需要更精确地表达不同性别的人物，创造了“她”专指女性第三人称。这一变化为汉语的表达增添了更多的灵活性与丰富性。

关键词

第三人称代词，“伊”，“她”，性别标记

From “Yi” to “She”: Gender Markers of Third-Person Pronouns

Caixia Zh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Received: March 23, 2026; accepted: April 29, 2026; published: May 12, 2026

Abstract

The demonstrative pronoun “Yi” in the pre-Qin period underwent a long process of evolution until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third-person pronoun. Initially was merely a simple third-person pronoun, maintaining a gender-neutral feature, and could be used to refer to both males, females, and inanimate objects. In Song Dynasty, the word “Yi” began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 referring to the first and second persons, and even to refer to female third-persons. Until modern times, people gradually realized the need to express the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more accurately, and created “she” to refer to female third-persons. This change adds more flexibility and richness to the express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Keywords

Third-Person Pronouns, “Yi”, “She”, Gender Marker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古汉语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第三人称代词体系呈现出独特且复杂的风貌。早期，“之”“其”“彼”等词在语言运用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兼具指示与代指功能，却未涉及性别区分。“伊”从先秦时期的指示代词经过漫长的发展才转变为第三人称代词，见证了早期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模糊性。

不少学者系统梳理了“伊”的演变过程，程含林、卢玉亮等人都从历时角度分析“伊”的演变；谢俊涛从汉译角度出发分析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专用字的确立[1]；刘丽枝探究了第三人称代词的产生及发展演变，分析其语义、语法和语用特征，但并未对第三人称代词的内在成因进行分析。[2]学界在探讨“她”字成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专用字这一现象时，往往侧重于社会文化因素分析，却少有从语言学角度去深入、系统地去分析其背后的语言演变规律。本文将“伊”的历时演变与“她”字的产生过程纳入性别标记形成的连续过程中分析，揭示了“伊”在近代被赋予女性专指功能的失败，是“她”字得以成功的对照。

2. “伊”的历时演变

上古汉语体系中，并不存在专门用于指代第三人称的代词。有学者指出，“古代汉语里常见的第三人称代词‘之’和‘其’，其实都是由指示代词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3]在汉语代词发展演变的研究领域中，关于中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伊”的来源问题，前辈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探讨。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他们大多承认或者隐晦地暗示，中古汉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伊”很有可能源自上古汉语中的指示代词“伊”。高名凯曾经也明确指出：“汉语的第三身代词，多半都是从别的语法成分变来的。古书中所有许多当作第三身代词用的，其本身往往是另外的东西。”[4]这一观点的提出并非毫无依据，学者们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时期的文献用词，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某种潜在的联系。但在肯定这一可能来源的同时，学者们也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即“伊”从上古指示代词到中古第三人称代词的演变过程。卢玉亮认为“伊”从《诗经》时代到《世说新语》时代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空白期。[5]其实不然，杨梦婕、何宏华根据《韩诗外传》和《汉书》里的用例表明“伊”从指示代词转变为第三人称代词之间似乎没有所谓的空白期[6]。这期间相关的文献资料相对匮乏，很难细致分析其演变的具体路径。“伊”字从指示代词转变为第三人称代词，这一语言演变过程复杂而微妙。

2.1. 先秦时期的单纯指代

在先秦古籍中，“伊”多为专有名词。《说文解字》中曾著录：“伊，殷圣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伊”早在甲骨文中已出现，专指的是“伊尹”。如：

- (1)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陟，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尚书》)
- (2)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尚书》)
- (3) 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汤伊尹怒，请散师以平宋。(《晏子春秋》)
- (4) 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荀子》)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仅一例“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中的“伊”作语气助词。这表明“伊”在早期文献中主要作为专有名词或语气词，尚未具备代词功能。“伊”作为指示代词，在先秦文献里出现频率低，仅在《诗经》这部古老的诗歌总集里，能够寻得“伊”作为指示代词的踪迹。“伊人”这一组合最为常见，“伊人”所指的就是“那人”。例如：

- (5)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秦风·蒹葭》)
- (6) 我之怀矣，自诒伊阻。(《诗经·邶风·雄雉》)
- (7) 我视谋犹，伊于胡底。(《诗经·小雅·小旻》)
- (8) 伊可怀也。(《诗经·豳·东山》)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发现“伊”字在句中确实承担着指代的功能，并非毫无指代意义。从具体语境来看，“伊”字所指代的对象并非难以捉摸。只要我们仔细研读文本，将“伊”字置于上下文之中，通过联系前后文的内容，就能够较为准确地推断出其具体所指。

2.2. 魏晋至隋唐时期的人称固化

在汉语代词的发展演变历程中，“伊”是一个颇具特色的代词。南北朝时期，有一部极具代表性的著作《世说新语》，其中“伊”就有着丰富的用例，为我们研究六朝时期“伊”的用法提供了珍贵的语料。通过分析《世说新语》中“伊”的具体用法，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伊”在人称代词方面的特点和演变趋势，进一步探寻汉语代词发展的奥秘。例如：

- (9) “伊必能克蜀。”(《世说新语·识鉴》)
- (10) “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我顾伊。”(《世说新语·方正》)
- (11) “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世说新语·汰侈》)

程含林指出“伊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普遍被用作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代词了。”^[7]且可以用作主语、宾语、定语等各种句法成分。

(12) 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衰儿婚。”(《世说新语·方正》)(“伊”作主语和宾语)

(13) 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世说新语·汰侈》)(“伊”作定语)

(14) 刘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世说新语·识鉴》)(“伊”作兼语)

上述例子中“伊”皆为第三人称代词。此外例(12)中“伊”作主语和宾语，例(13)中作定语，例(14)中作兼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伊”在后世的使用逐渐固定化，主要用作第三人称代词。在这一阶段，“伊”字主要被用作第三人称代词，承担起指代第三人称的重要语法功能。^[8]这种从口语常用词到特定语法功能代词的转变，不仅反映了汉语词汇和语法在历史长河中的动态发展，也为我们研究汉语的演变提供了鲜活的实例。

在晚唐五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汉语文献里出现了复音形式的第三人称代词，其中“渠伊”便是较为典型的一个。唐以后诗词创作在句数与字数方面有严格规范，不可随意增减。同时，句内以及前后句之间常要求平仄相间或相对；若词句处于韵脚位置，还需满足押韵要求，以此保证诗词的韵律美感。所以“有时为了韵律要求，连用形式‘渠伊’也可表第三人称。”^[9]连用“渠伊”来表示第三人称可能是受到了近体诗格律的深刻影响。

- (15) 渠伊不是南村派，未分先驱事荔支。(宋·杨万里《七字谢绍兴帅丘宗卿惠杨梅》)
- (16) 良为鼻祖来，渠伊为伴侣。(宋·黄庭坚《次韵寄晁以道》)
- (17) 因蝉倩我问渠伊：“快掉葛藤复是谁？”(金·李纯甫《为蝉解嘲》)

从六朝至宋元年间，“伊”主要承担着第三人称代词的职能，在当时的文献与诗词中频繁出现，用以指代特定的人或事物。

2.3. 宋元明清时期的称代分化

到了南宋时期，“伊”字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不再像之前那样常见。这并不意味着“伊”字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的用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除了继续保留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外，“伊”字开始突破传统，能够转而指代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这一变化为汉语的表达增添了更多的灵活性与丰富性。此时“伊”的使用较为灵活，它常常被用作第二人称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有时在同一部著作里，“伊”既充当第二人称来指代听话者，又作为第三人称来指代第三方。在具体语境中“伊”究竟指代第几人称，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需要依据上下文来进行判断^[10]。我们能够找到许多“伊”字不同用法的实例。

- (18) 好叫伊知，咱这般闲争甚的。(《刘知远诸宫调》)
- (19) 三娘告启刘知远：伊自参详，我因伊吃尽兄打枕。(《刘知远诸宫调》)
- (20) 人我众生寿者，宁分彼此高低；法身通照没吾伊，念念体分同异。(《西江月》)
- (21) 今到此，忽遇伊，未审谁，望怜念。(《张协状元》)

此四例里的“伊”都是指代第二人称“你”。柳永的《凤栖梧》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句，“伊”依旧作为第三人称代词，指代词人心中所思念的那个人，生动地展现出词人因相思而日渐憔悴的深情。而在柳永的《两同心》“那人人，昨夜分明，许伊偕老”一句中，“伊”则转指第一人，即词人自己，表达了词人对于对方许下相伴终生的期待与欣喜。

彼时，“他”字在口语里的使用愈发普遍，与之相对，“伊”字则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开始慢慢淡出人们的日常表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愈发明显。到了明代中期，在白话小说这一文体领域，“他”字慢慢取代“伊”字原有的语法位置，逐渐成为第三人称代词的主流表达^[11]。

- (22) 长枪架手易老，若不知短用之法，一发不中，或中不在吃紧处，被他短兵一入，收退不及，便为长所误，即与赤手同矣，须是兼身步齐进。(《纪效新书》)
- (23) 山盟海誓，说假道真，险些儿不为他错害了相思病。负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教我有前程？(《金瓶梅》)
- (24) 他老婆在家守寡，接管店面，这就是新丰店中王公的外甥女儿。(《喻世明言》)
- (25) 他如今是个乡宦，须管我不着，我到他家里讨去。说我不过，好歹还我些。(《二刻拍案惊奇》)

在这四个例子中，“他”承担着主语、宾语、定语等语法功能，指称范围更广，使用频率高；而“伊”逐渐局限于特定场景中，退居边缘。“他”与“伊”的更迭，见证了汉语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的历程。

2.4. 近代以来的性别专指

然而此时，“伊”并没有明确的性别标记，其性别指向始终呈现出模糊而开放的特质，既可以指代男性也可以指代女性。模糊性别指向，既保留了表达的灵活性，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在近代，“伊”曾迎来短暂的性别标记使命，在文学创作中崭露头角。1919年《新青年》杂志上，钱玄同、周作人等语言改革者围绕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展开激烈讨论。周作人认为“伊”除人名外用处

很少，与“他”字读音又有分别便于区分，钱玄同也十分认同。同一时期，“伊”被鲁迅、茅盾等作家专用作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用以指代女性，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翻译的尴尬，与“他”形成性别区分。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伊”被专门用来代指女性，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这种用法不仅丰富了汉语的代词体系，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观念。鲁迅的许多作品中，都是用“伊”代表女性第三人称的[12]。

(26) 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一件小事》)

(27) 常说伊年青的时候，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风波》)

(28) 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故乡》)

例(26)中的“伊”指跌倒在地的老女人，例(27)中的“伊”指九斤老太，例(28)中的“伊”指杨二嫂，都是第三人称女性。但因为吴语区外读者的接受障碍，使其难以承担普遍性别标记的重任，未得到普遍接受。这种用法始终未能完全取代“他”的统称地位，最终被“她”字所取代。如今“伊”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仍有保留，尤其在闽语、吴语中广泛使用。例如，闽南语、闽东语、嘉兴话、绍兴话中仍用“伊”作第三人称代词。

3. “她”字的产生

现代汉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她”，并非承自古汉语，而是在晚清民初，特别是1919年以来被主动创制并推广开来的一个汉字。这一语言现象的产生，源于中西文化碰撞下对语言精确性的迫切需求。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为准确对应印欧语系中具有性别区分的人称代词(尤其是英语的“she”)，学界深感旧有汉语代词体系存在空缺。经过一系列的探讨与论证，最终由刘半农等新文化先驱正式提出并确立了“她”字。其诞生远非一个简单字符的创造，它深刻地折射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对个体意识、性别观念的不懈追求，是语言与社会思潮互动的典型范例。

3.1. 古代汉语“无性别”第三人称系统

凌远征表示“她字是从他字分化出来表示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13]在古代汉语中，“他”“其”“之”“彼”等是通用的第三人称代词，可以指代男性、女性、生物乃至无生命物体，其本质是“其他”“别的”。“他”原本可以泛指人，不区分性别，是一个性别中立的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文学创作、学术交流以及日常交流等场景中，人们逐渐意识到需要更精确地表达不同性别的人物。例如，在描述一群人时，如果其中有男有女，使用“他”无法清晰表明所指对象的性别，可能会造成理解上的模糊。为了使表达更加精准、细腻，避免产生歧义，就需要有一个专门指代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她”字便应运而生。

3.2. 近代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翻译的困境

此外，在外国文学的翻译过程中，一个看似微小却意义深远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如何准确翻译外文中的“she”这一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在早期的翻译实践中，由于中文传统上并未严格区分男女第三人称代词，译者们往往面临抉择的困境。起初，有人尝试用“他女”或“那女的”这样的表述来区分，但这些尝试显然不够简洁且显得冗余，难以在文学作品中广泛流传。在英语等西方语言中，第三人称代词有明显的性别区分，如“he”表示男性，“she”表示女性。这种区分方式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学术著作等过程中，给中文译者带来了挑战。由于中文原本缺乏对应的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为了准确传达原文含义，保持性别区分，译者们开始尝试创造一个专门的女性代词。

在这场语言革新的浪潮中，刘半农成为了关键人物。刘半农深入研究了中外语言的差异，结合中国

社会的实际需求，创造性地提出了使用“她”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构想。为了阐述这一构想，他撰写了《“她”字问题》一文，详细论述了“她”字产生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其在文学表达中的独特价值。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刘半农创制“她”字后，这个新造字凭借形声兼备的优势迅速普及。“她”字的诞生，让女性在语言体系里从原本模糊且被“他”所涵盖的状态中，拥有了独立且可辨识的符号身份。

4. 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化机制

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化机制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的产物。语言自身拥有其独特的结构和规则，这是语言内在的本质特征，对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化起着基础性的奠基作用，决定了其性别化的基本框架。社会文化与认知心理因素作为外部的影响要素，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第三人称代词性别化的表现形式，引领着它的发展方向。

4.1. 语言自身因素

在古汉语和近代方言(如吴语)中，“伊”也被用作第三人称代词，同样可男可女。后来也有一些作家曾用“伊”来专指女性，试图解决翻译西方文学时缺乏性别区分代词的问题。“伊”与“她”的竞争本质是字形结构与性别象征的博弈。“伊”字虽在文言中偶有女性指向，但其字形缺乏明确的性别符号，难以承载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象征意义。“她”字设计巧妙而且富有深意，其字形结构融合了“女”旁与“也”声，以“女”旁来凸显性别，同时又保留了“他”的声旁“也”，既确保了字形与语义之间的关联性，又通过同音异形的方式实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在继承传统汉字的结构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女性独立的身份标识。相较于“伊”与“他”的异音异形增加人们记忆的难度，“她”与“他”的同音关系则大大降低了学习成本，使得这一新造字能够更迅速、更广泛地被接受和使用。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语言内部的经济性原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她”字逐渐取代了“伊”，成为汉语中表示女性性别的代词形式，既满足了语言表达的精确性需求，又体现了语言发展的简洁与高效。“她”字并非古已有之。其创造和推广主要归功于诗人、语言学家刘半农。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遇到“she”这个专门的阴性代词，需要找到一个中文对应词。这直接触发了对中文代词系统进行“现代化”和“精确化”的需求。

4.2. 社会文化与认知心理因素

在西方文化的浪潮席卷之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与文化革新。西方文化思潮如潮水般涌入，极大地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也促使中国文学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外国文学作品的广泛译介与传播，成为了一个显著的特征，它们不仅为中国读者带来了异域的风情与思想，也悄然间引发了一场关于语言，特别是关于人称代词翻译的深刻讨论。

在此背景下，鲁迅等文学巨匠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鲁迅曾提议沿用“伊”字作为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以期在语言层面推动性别平等的进程。然而，这一提议虽然具有前瞻性，却因种种原因未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最终未能成为主流用法，只能遗憾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1919年以后，许多的新派人物，大多具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他们不仅亲身体会了西方文化的魅力，也深刻认识到中文在表达上的某些局限性。特别是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他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中文缺乏性别区分第三人称代词的不便，以及外语中通过不同代词明确区分性别的优势。这种认知上的转变，为中文人称代词系统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她’字彰显了更灵活的指称关系、更广泛的适用性和更全面的功能性，由此助推了‘她’字的最终确立。”^[14]王佳琴认为“她”字能在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专用字的竞争中最终胜出，主要

是由于适用性更广泛。不过，对于“她”字适用性为何更为广泛并未进行深入探讨。

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性别长期以来都是决定个人社会角色、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核心要素。男性和女性在生理、社会角色上的差异具有高度的“心理显著性”，很容易被我们的感知系统捕捉到。语言作为人类认知世界、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具有强大的编码功能，会自然而然地将这些具有显著特征的范畴纳入其中，进而产生了性别标记。将人分为“男”和“女”，是一种最直接、最原始的认知分类方式。“伊”字在指代男性时无需额外认知加工，而指代女性时则需通过上下文激活“女性”这一次要范畴，女性解放思潮冲击了传统性别原型。刘半农提出“她”字时，正是通过添加女字旁这一显性标记，将女性从模糊的“他者”范畴中剥离出来，构建了独立的性别原型。这种符号重构符合认知心理学中的范畴化理论：当社会群体需要突出某一亚范畴(如女性)时，会通过语言符号的分化来强化其认知独立性。

在人类社会，性别长期以来是决定个人社会角色、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核心因素。知道对方的性别，就能快速调用一整套社会规约和期望来进行互动。语言中的称谓(如先生、女士)和职业词汇的性别化，就是为了快速标识这种社会身份，便于社会交往和定位。性别标记强化了社会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和群体间的界限。使用性别化的语言可以强化男性和女性的区别，满足了一种基本的社会身份认知需求。

5. 总结

先秦时期，指示代词“伊”悄然登场，自此开启了一段漫长而奇妙的演变之旅。历经岁月流转，直至魏晋南北朝，“伊”才逐渐蜕变为第三人称代词。随后“伊”的称代分化，可充当第一、第二人称代词。“伊”的这种多元指代功能在文学作品与日常交流中愈发常见，成为当时语言文化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诗词歌赋里，诗人借“伊”来抒发情感，或指代自己，或唤起友人，又或描绘佳人，让文字更具韵味与感染力。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指代女性第三人称。“伊”字用法的演变，不仅反映了汉语词汇在历史进程中的动态发展，也体现了古人对语言运用的智慧与创新。它从一个单纯的第三人称代词，逐渐发展出更为多元的指代功能，成为汉语发展历程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最终“伊”还是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淡出了人们的日常表达，取而代之的是通用的第三人称代词“他”，“他”的适用范围极为广泛，无论是男性、女性，还是各类生物，甚至是无生命的物体，都能用“他”来指代。它以一种泛指的方式涵盖众人，并不对性别加以区分，是一个性别中立、包容性极强的人称词汇。

然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与深度融合，人们的性别意识逐渐觉醒。在翻译西方著作时，缺乏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对应英文中的“she”。在这样的背景下，“她”应运而生，填补了这一语言空白。黄兴涛指出“她”字不仅仅关系到语法、音标等语言变革，也涉及到社会性别意识问题，并成为了新的现代性别观念的载体。”^[15]当我们使用“她”字时，不仅是在指代女性，更是通过这个微小语言符号的创新，推动了整个社会对性别平等意识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 [1] 谢俊涛. 汉语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专用字的形音厘定及其启示[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2(6): 112-119.
- [2] 刘丽枝. 第三人称代词的语义、语法和语用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南宁师范大学, 2024.
- [3] 曹翠云. 汉、苗、瑶语第三人称代词的来源[J]. 民族语文, 1988(5): 58-61.
- [4] 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27.
- [5] 卢玉亮. 中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伊”的来源试析[J]. 历史语言学研究, 2022(1): 181-196.
- [6] 杨梦婕, 何宏华. 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语法化路径[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1): 105-125.
- [7] 程含林. 浅析“伊”是如何发展成为第三人称代词的[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0(12): 31-32.

- [8] 郭锡良. 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M]//汉语史论集: 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34.
- [9] 刘君敬. 第三人称代词“渠伊”的语体性质[J]. 语言研究, 2021, 41(2): 27-29.
- [10] 刘书智. “伊”只作第三人称吗? [J]. 甘肃教育, 1988(12): 20.
- [11] 陈才. 宋以后第三人称代词“伊”、“渠”的演化——兼与王力先生《汉语语法史》商榷[J]. 励耘学刊(语言卷), 2012(2): 39-47.
- [12] 吴媛媛. 第三人称代词流变探微[J]. 北方论丛, 2007(3): 73-75.
- [13] 凌远征. “她”字的创造历史[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9(4): 139-151.
- [14] 王佳琴. 五四小说与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书写探索[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51(4): 104-111.
- [15] 黄兴涛. “她”字的文化史[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